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六

齊侯見豕

莊八年冬齊侯游于姑蘇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隊于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蛇鬪于鄭莊十四年初之見血走出遇賊于門劫而束之。

○神降于莘莊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惠王問諸內史過常則妖興故有妖。棄。

○卜偃童謠僖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八月甲王從。○卜偃童謠僖五年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八月甲

取虢之公曰何時對曰童謠云丙之晨龍尾伏辰均服振振十月之交乎丙子旦日在尾月在策鷄火。○狐突遇申生僖

年孤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于帝矣將以晉界秦秦將祀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之祀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

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矣。敝於韓。城郭有夜登丘。僖十六年十二月。城郭役人病。

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亂不果城而還。樞有聲如牛。僖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出絳。樞

有聲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太。蛇出泉宮。文十六年。有蛇自泉宮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秋。

八月辛未。聲姜薨。毀泉臺。魏顆見老人。敗秦師于輔氏。獲杜回。秦之力也。初。魏武子有嬖妾。無子。武子疾。命顆曰。必

嫁是疾。病則曰。必以殉。及卒。顆嫁之。曰。疾病則亂。吾從其治也。及輔氏之役。顆見老人。結草以亢杜回。杜回躓而顛。故獲

之夜。夢之曰。余而所嫁婦人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命。余是報。鳥鳴亳社。襄三十年。或曰。于宋太廟。曰。譖譖。甲午。宋大災。鄭

伯有。昭七年。鄭人相驚。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則皆走。不知所往。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

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明日。子產立。公孫洩及

良止以撫。石言于晉。昭八年春。石言于晉。魏榆晉侯問於馮焉。不然。民聽也。柳臣又開之曰。作事不時。怨譴動於茂

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譴並興。莫保其性。石言。當璧而拜。昭十三年。初。共王無家。適有寵子。五

不亦宜乎。人無適立焉。乃太有事於群望。而祈

曰。請神擇于五人者。使主社稷。乃備以璧見於群望。曰。當璧而拜。神所立也。誰敢違之。既乃與巴姬。密理璧于大室之庭。

使五人齊而長入拜。康王跨之。靈王肘加焉。子于誓皆遠之。平王弱抱而入拜。皆厭紐。閻常龜屬成然焉。且曰。棄禮

違命。楚鄭龍鬪。昭十九年。鄭大水。龍鬪于時門之外。洧淵其危哉。鄭龍鬪。國人請為禱焉。子產弗許。曰。我聞龍不我

覲也。龍鬪。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于龍。龍迹無求於我。乃止也。玉化為石。昭二十

子朝用成周之寶珪于河甲戌。津人得諸河上。陰不佞。以温人南侵。拘得玉者。取其玉。將賣之。則為石。玉定而獻之。與之

警。鸚鵡來巢。昭二十五年。夏。有鸚鵡來巢。書所無也。師已之。公出辱也。鸚鵡之羽。公在外野。往饋之。馬鸚鵡。珠公在

乾侯。徵寒與。禱鸚鵡之巢。遠哉。逢遼。凋父喪。勞宋父以驕。鸚今鸚鵡來巢。其將及乎。龍見于絳。昭二十九年。秋。龍見于

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也。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

怪生於罕。有止於習。則不以為怪矣。此句包一篇主意。赫然當空者

世謂之日粲然。徧空者。世謂之星油然。布空者。世謂之雲隱然。在空

者。世謂之雷突然。倚空者。世謂之山渺然。際空者。世謂之海

六者皆人常見

者。世謂之海

之物六空 字用得精巧如是者使人未嘗識而驟見之豈不大可怪耶空中忽有此物

則怪 其所舉世安之而不以為異者何也習也習字應起語習熟也人惟習見此物

故莫君蒿悽愴之妖神怪之事也君蒿鬼神之精木石鱗羽之異妖異之物世

爭怪而共傳之者以其罕接於人耳罕字應起語人惟罕見此事故競怪之天下之理

本無可怪主意在此吉有祥吉事則有祥瑞之應凶有祲凶事則有祲青之應明有禮樂

禮屬陽幽有鬼神神屬陰是猶有東必有西有晝必有夜也有東西必有晝夜

夜有祥必有鬼神何怪之有哉此皆至理又何怪焉夫子之不語怪者子不語怪力亂

非懼其惑眾也發此意新無怪之可語也引此以證主意左氏嗜怪時神怪之

事多出其書范審關之以誣說者是之吾謂載之者非關之者亦非

也載之者必以為怪而駭其有闕之者必以為怪而意其無一以為

有一以為無至於心以為怪則二子之所同病也人不知道世人知

則所知者不出於耳目之外推知可聞可見之事耳目之所接者謂之常習聞

則為常事耳目之所不接者謂之怪罕聞罕見凡所謂怪者共辨而競爭

之至於耳目之所常接者則輕之曰是區區者吾既既聞而厭見之

矣何必復論哉抑不知耳之所聞非真聞目之所見非真見也耳之

所聞者聲爾而聲聲者初未嘗聞所以為聲之理非耳之所可見目之所見者形爾

而形形者初未嘗見所以為形之理非目之所可見日星也雲雷也山海也再引起

皆世俗既聞而厭見者也常有聲可聞常有形可見故人至於日星

何為而明雲雷何為而起山何為而峙海何為而停此所謂聲二形

聞目不可見者也是孰知其所以然者乎孰能知其理用之妙其事愈近其理愈遠近

知之遠則不知其迹愈顯其用愈藏顯則知之藏則不知人之所不疑者有深可疑者

存焉人之所不怪者有深可怪者存焉文近迹顯人固不怪理吾日

用飲食之間行不著終日行之而不著見習不察終日習之而不察尚莫知其端

倪音崖莫見其端孰窮其源本莫測其倪孰窮其源反欲窮其辭于荒忽茫昧之表辭論於不可測

知之 何其舛於先後也責人不先窮理而妄用其心天下皆求其所聞可聞之聲而不

求其所以聞之理皆求其所見之形而不求其所以見之理使得味

於飲聞厭之中設使人能於常所聞見之中而深知此理之妙則彼不聞不見者神怪妖

釋然而疑矣理之所有子路學於夫子證極切以事鬼神為問又以

死為問先進篇子路之心蓋以人者吾所自知不知者鬼神之問矣

子路果知生則必無死之問至理無二故也觀其鬼神之間可以占其未知

人也故夫子答以未能觀其死之問則可以占其未知生也故夫子

知生焉知死夫子答之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能事人則能事鬼神矣未知生焉知

死知死矣此蓋夫子提耳而誨子路無非真實語世儒乃或以為拒

子路之問豈不哀哉子路深省於一言之下悟至理之本故白刃在前衛

子路曰君子死冠子崩殯之人衛也登孔氏之墓時子路仕於孔理欲請其結纓正冠

不免遂受纓而死不改其操易其志操則死生鬼神之際子路其自

知之矣非因夫子之教而在睽之歸妹又引易卦證睽之為卦商上

為歸易以睽爻占故睽孤見豕負塗塗泥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弓

也後說之孤說音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其象曰遇雨之吉群疑亡

也詳解幽明實相表裏猶人鬼生死幽隣於明明隣於幽發明表裏

未嘗孤立也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是爻居睽之孤子然孤立睽之

而為兩塗謂幽自明睽生疑疑生怪疑極生怪故負塗之豕六三本

至九疑之故見六三若載車之鬼見六三若載車陰醜詭幻無所不

始疑六三故先解則止疑心既解故疑則寇始疑六三解則婚疑心

乃已婚媾之親也向之疑以為怪者特未能合幽明而為一耳知幽

怪則無可猶陽之發見常舒陰之伏匿常飲陽明陰幽常若不通陰

理則無可猶陽之發見常舒陰之伏匿常飲陽明陰幽常若不通陰

怪則無可猶陽之發見常舒陰之伏匿常飲陽明陰幽常若不通陰

未和故也及二氣和而為雨伊川解云陰陽和則為雨則陽中有陰陰中有陽孰見其

異哉釋遇雨則吉之義陰陽和而為雨則群物潤幽明合而為一則群疑亡

釋群疑止之義融通灌注和同無間平日所疑蕩滌而不復存矣無疑則何怪之有

此類語是就滌上發出疑亡之旨如灌注蕩滌等字下得精巧子路之問人鬼死生睽而不合既聞

夫子之言豈非遇雨而群疑亡乎悟幽明之一理故也。今案此篇所引睽卦爻辭本無幽明之說似

乎牽合此時文之弊也故今注中多發明易卦本旨左氏與子路而

同遊夫子之門者也猶不能除嗜怪之習然則夫子之雨亦擇地而

降歟曰非也五日霏微十日霖霖而姑麥槁木不能沾洎滴之澤焉

非雨之有所吝我無以受之也我無以受之則日見降雨猶為不遇

雨日見聖人猶為不遇聖人左氏遇聖人而蒙蔽是誰之罪耶

齊公孫無知弑襄公

莊八年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戌葵丘瓜時而注曰及瓜而代期成公問不至請代弗許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

如適襄公繼之二人因之以作亂

咎既往者易為說扶將傾者難為功樂論病而得治病此人之通患

也齊公孫無知之弑襄公論者本其禍端歸之僖公其說曰國無二

統禮無二嫡基於衣服禮秩之微而成於篡弑成奪之酷齊之禍庸

非僖公為之乎嗚呼此論病也非治病也當僖公之時獻此言可矣

及襄公之時始為此言何其晚耶追論前日之失而不能已今日之

禍君子不貴也君子不幸而立襄公之朝寧肯從咎既往一無規畫

拱手而待禍耶天下無不可為之時而無不可除之患未然之前吾

則有防患之術已然之後吾則有救患之術唯所遇如何耳在襄公

世禍患已成防患之術既往而不必論請獨論救患之術恩與怨親

與讐人皆以為不可並也殊不知易恩者莫如怨易親者莫如讐公

孫無知雖託於公族而僖公假以非分之寵上偏正嫡方襄公居東

官之時以人情度之豈能不思且恨哉僖公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  
 想無知之心自知襄公必賞其宿怨投于廢絀踈棄之域矣使襄公  
 釋然待之加厚則無知必謂本當見怨反得恩焉本當見讐反得親  
 焉吾何以得此於彼哉始以為虎今乃吾之父始以為狼今乃吾之  
 兄既得望外之施亦必思望外之報矣然則向之怨所以彰今日之  
 恩也向之讐所以彰今日之親也襄公果知出此則變無知悖逆之  
 心為忠義之心非徒可以除患抑又可以召福矣昔漢定陶王少而  
 愛長多材藝元帝奇之母昭儀又幸幾代皇后太子成帝即位緣先  
 帝意厚遇異于他王元帝開其隙而成帝能合其隙見漢書本傳此所以  
 有僖公之失而無襄公之禍也成帝之心思吾親不可得而見見吾  
 親之所愛者猶見吾親焉吾親既沒無所致其孝今厚吾親之所厚  
 是亦厚吾親也愛親之心方篤萬慮皆不能入其曾次自親之外無

復他念何暇省記吾一身之嫌隙苟微見疇昔之隙必吾愛親之

心已弛矣忘親之愛而思已之隙先已後親固已墮於不孝矧又

報之乎如意之於諸呂初威姬有寵於上生趙王如意上少太子仁

出射趙王少不能早起太后使人植之於魏三國魏陳思王植以才

特醜飲之犇明帝還趙王已死攸之於晉晉齊

等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數矣文帝即位淮攸之於晉晉齊

均希旨奏植醉酒悖慢遂貶植為安鄉侯誅其黨攸之於晉晉齊

攸才望出武帝之右時為文帝所寵愛每見攸輒撫其末呼其小字

曰此桃符座也幾為太子者數矣及帝寢疾慮攸不安武帝叔漢淮

南王魏陳思故事而立臨崩執攸手以授帝後中書死亡相尋吾未

嘗不恨惠文武三帝之愆于孝也安得以成帝之風警之乎雖然先

君之所愛從而愛之孝也苟欲而不制馴致叔段州吁之亂注見一卷則

將奈何曰愛之必欲全之授之以權而長其惡是致之於死地也焉

齊威公入齊

莊九年齊侯殺無知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茲先入秋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讐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乃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台於高侯使相可也公從之

魯莊公亡父之讐而納子糾管敬仲忘主之讐而事威公齊威公忘身之讐而用管仲不可忘者父讐也忘其不可忘莊公之罪也可忘者身讐也忘其可忘者威公之義也獨管仲之事論者疑焉子糾其主也威公其主之讐也不死其主而相其讐宜若得罪於名教今反見稱於孔子此論者之所共疑也競駑駘者至伯樂而定競是非者至孔子而定既經孔子豈復容異同之論乎雖然無所見而苟異聖人者狂也無所見而苟同聖人者愚也已則無所見徒假聖人以為重曰伯樂所譽其馬必良孔子所譽其人必賢使有問其所以良其所以賢者必錯愕吃訥左右視而不知所對矣隨伯樂而譽馬者未

免為不知馬隨孔子而譽人者未免為不知人天下之事知當自知見當自見伯樂之鑒初無與于吾之鑒也孔子之智初非與於吾之智也管仲之是非聖人固有定論矣抑不知反求吾心果定歟吾之心不知所定而苟隨聖人以為定是以名從聖人而非以實從聖人也君子之學從實而不從名吾心未定雖聖人之言不能使之定是豈妄疑聖人之言者哉其從聖人以心不以貌此真從聖人者也是故聞孔子稱管仲之言必當求孔子稱管仲之意孔子之意豈以管仲所枉者寡而所直者衆耶所誣者小而所伸者大耶嗚呼枉尺直尋在聖門中無是事也又况事讐之枉不得為寡誣道信身在聖門中無是事也又况事讐之誣不得為小然則孔子之意果安在耶糾之與威公均非正嫡也均非當立也然春秋書納糾而不繫以子薄昭言殺弟而不與之兄是糾少而尤不當立者也向若威公殺糾于



未入齊之前則是兩公子爭國而相殺者耳管仲讐威公可也當乾  
詩之戰威公之位已定社稷既有奉矣民人既有歸矣是威公者齊  
之君也糾者齊之亡公子也以亡公子而欲于國之統威公以君拒  
臣糾以臣犯君曲直客主之勢判然矣威公既得鹿而追治逐鹿之  
罪滅親親之恩固可深責然以齊君而殺齊之亡公子非兩下相殺  
者也君之殺其臣雖非其罪為臣之黨者敢以為讐乎此管仲所以  
事威公孔子所以許管仲也人第知管仲之事讐耳孰知仲之不當  
讐威公哉知仲之不當讐威公則知仲實未嘗事讐也苟徒信孔子  
之言而不復深攷其所以言則反君事讐皆將自附于管仲矣噫仲  
果反君事讐則雖萬善不足以贖况區區之伯功耶

### 齊魯戰長勺

莊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問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

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士為

### 諫晉侯伐虢

莊二十七年晉侯將伐虢士為曰不可虢公驕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虢弗畜也亟戰將繼

迂儒之論每為武夫所輕鉦鼓震天旌旄四合車馳轂擊百死一生而迂儒曲士乃始緩視闊步誦詩書談仁義於鋒鏑矢石之間耳其

取踞床溺冠之辱也魯莊公與齊戰于長勺

莊公伐齊納于糾威公怨之故有長勺之戰

見本題註

兩軍相望此為何時

勝敗決於頃刻而以聽獄用情對曹劌之問戰

見本題註

其迂闊而遠於事情耶

平時聽獄與頃刻爭戰何所關係以迂闊也

是言也持以語宋襄

陳餘則見許矣

宋襄陳餘慕為仁義之兵皆以迂闊而取敗亡者故知聞此言必見許也

持以語孫武吳

起則見侮矣

孫武吳起皆以變詐用兵而取勝將故知聞此言必見侮也

彼曹劌遽以一戰許之

曹劌聞莊公察獄之言便答之云可以一戰

意者劌亦迂儒曲士之流歟

其從莊公戰

轉說曹劌深曉用兵之法

以我之盈乘彼之竭

蓋我初鼓而氣盈彼三齊人三鼓而魯始

鼓之鼓而氣竭以我之整逐齊之亂

下視其微之亂上望其旗之藥乃使逐齊師

機權詭略與孫

武吳起並驅爭先

論兵以迂闊而用兵則精密

初非宋襄陳餘儕匹也

非如此輩真迂闊者

使莊公之言

察獄之言

誠迂闊而不切事情豈足以動劌之聽耶

設問曹劌既非

迂闊之輩何以許莊公迂闊之語

其所以深賞而亟許之者殆必有說也

此篇分反難設疑之

體下文乃馬之所以不敢肆足者街轡束之也

街轡所臣之所以不

敢肆意者法制束之也

法制所馭民

街轡敗然後見馬之真性法制弛然

後見民之真性

此一節以馬喻民故以馬與民對說

困之不敢怨害之不敢叛者劫之

於法制耳

此語稍過當古者賢君之臨民安有困之之事無道之世始有之

大敵在前

攘駭懼

捨讓擾亂也

平日之所謂法制者至是皆渙然而解散矣

文詳注意亦有病易曰師出以律周官司馬之法後者有誅不用命者有誅此古人制之師也今謂法制至此時皆渙然則於理未當

法制既散真情乃出

言此是民報恩怨之時

食馬之恩

史記秦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

三百人吏遂得欲法之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後三百人聞秦擊晉皆求從推鋒爭死

以報食馬之

羊羹之怨

戰國策中山君享都上大夫司馬子期在焉恩遂虜晉君羊羹不遍司馬子期怒而走楚王楚王伐中

山中山君亡喟然仰嘆曰與不期衆少其于當恩怨不期深淺其傷于心吾以一杯羊羹亡國恩恩怨怨謂報

怨各以其情而報上苟非暇豫之時深感固結於法令之外亦危矣

哉

引此魯莊平時能以察獄得人心凡人之易感而難忘者莫如窘辱休迫之時

之中乃窘辱休迫之甚也

子羔為衛政

孔子弟子子羔

子羔走郭門

敗外則者守門

曰於此有室

入追者罷

追兵不見子羔將去謂則者曰吾親則子之足此乃子報

怨之時也何故逃我

子羔入室則者曰君之治臣也先後臣以法後

謂輔助也欲臣之免於法也不循法臣知之以法之意獄決罪定臨當

論刑及至終君愀然不樂前未見子羔有不忍行刑之心見於顏色臣又知之知子羔有

不忍此臣之所以脫君也故使子羔入室過避蓋人方在縲紲之中縲紲繩索也謂人坐

特錙銖之施視若金石毛髮之惠視若丘山子羔一有司耳治獄徒之官

有哀矜之意初無哀矜之實有司不能赦人之罪其遇寇難人猶且報之若是

則者尚報子羔之恩况莊公君臨一國非有司小大之獄皆必以情獄無小大皆得情實

及其遇寇人之思報豈子羔比耶所以曹劌一戰獄死地也戰亦死地也

昔居死地常受其賜在獄之時今安得不赴死地以答其賜哉在戰之時所以效死

報恩此數句尤精采民既樂為之死則陷堅却敵陷堅兵特餘事耳不難莊

公之言吾見其切而不見其迂也吾嘗論古人之言兵與後人之言

兵邀然不同曹劌問何以戰公始對以惠民劌不以為然則對以事

神劌又不以為然則對以聽獄三答曹劌之問略無片言及於軍旅

形勢者何耶蓋有論戰者後人之言戰也有論所以戰者古人之言戰也軍旅形勢

者戰也此戰之具民心者所以戰也此戰之本二者猶涇渭之不相亂河濟之

不相涉問所以戰而答之以戰是問楚而答燕也晉士為諫晉侯伐

虢亦曰虢公驕若驟勝必棄其民夫禮樂慈愛戰所蓄也四者皆號戰之本

弗蓄也亟戰饑當時之論兵之每如此皆知本魯莊公晉士為在春

秋時未嘗以學術著名而所論鈞深致遠得戰之本豈非去古未遠

人人而如此理耶唐柳宗元號為當代儒宗其論長之役見柳文非

乃謂徒以斷獄為戰之具吾未之信宗元深排曹劌之問莊公之答乃歷舉將臣士

卒地形之屬宗元言曹劌當以此等事為問宗元之所言皆所謂戰而非所以戰也

吾是以知春秋之時雖不學之人一話一言有後世文宗巨儒所不

能解者也况當時所謂有學術者耶况上而為三代為唐虞者耶新

學小生區區持私智之蠹而欲測古人之海妄生譏評聚訟不已多

見其不知量也

禹湯罪已桀紂罪人

莊十一年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于棗盛若之何不弔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已其興也博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各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為君有恤民之心

近禹湯者莫如桀紂禹湯大聖也桀紂大惡也其相去之遠不啻天淵何為其相近也禹湯善之極桀紂惡之極善惡二也其所以行之者一也禹湯歸功於人桀紂亦歸罪于人禹湯功冠天下皆推而歸之人曰此左右之功此群臣之功此諸侯之功此萬姓之功自視不見有一毫之功焉桀紂罪冠天下皆推而歸之人曰此左右之罪此群臣之罪此諸侯之罪此萬姓之罪自視不見有一毫之罪焉然則禹湯歸功之心豈非即桀紂歸罪之心乎禹湯歸罪於已桀紂亦歸功于已禹湯引天下之罪而歸之已曰此我之愆非汝之愆此我之責非汝之責欲以一身盡代天下之罪焉桀紂引天下之功而歸之已曰此我之謀非汝之謀此我之力非汝之力欲以一身盡攘天下之功焉然則禹湯歸罪之心豈非桀紂歸功之心乎由是觀之禹湯之所以為善乃桀紂之所以為惡者也使禹湯移歸功之心為歸罪之心則桀紂矣使桀紂移歸罪之心為歸功之心則禹湯矣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曰聖暮狂特翻覆手耳人之所甚尊而不敢仰望者禹湯也人之所甚賤而不足比數者桀紂也平君自期以謂吾雖自奮必不能為禹湯吾雖自畫必不至為桀紂今觀自狂入聖如此之易則吾有時而禹湯矣安得而不喜自聖入狂亦如此之易則吾有時而為桀紂矣安得而不懼一念之是咫尺禹湯一念之非咫尺桀紂誘于前迫於後則善豈待勉惡豈待戒哉凡人之學太高則驕太卑則怠二者學者之大病也苟思去禹湯為甚近怠為乎生

又思去桀紂為甚近驕為乎生聖狂二法更相懲勸驕怠二病更相掃除或輓之或推之此顏子所以欲罷不能也歟見論語久矣世之不知此理也而臧文仲獨知之曰禹湯罪已其興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判禹湯與桀紂以人已之兩語意者古之遺言歟至其論公子御說之宜為君則流入于瞽史之學惜乎狐裘而羔袖也吾又嘗論之禹湯能收天下之惡桀紂能長天下之惡天下之人忿爭貪暴衆惡蔓延徧布海內禹湯皆歛之於已以為已罪人見禹湯之罪已忿者乎爭者息貪者愧暴者悔禹湯一罪已而盡收天下之惡使歸于善天下皆歸于善是亦禹湯之善也雖曰罪已然天下功孰有居禹湯之右者哉禹湯所收者惡所得者善所引者罪所得者功何耶蓋既除狼莠何必復求稼之茂既除塵垢何必復求鏡之明但收其惡不必求善惡既盡則善將焉往哉此所以收惡而得善也引罪而得功也桀紂安于為惡不自咎而咎人天下亦從而相咎本所犯者一惡耳諱其惡而不自咎詐也嫁其惡而咎人險也變一惡而數惡日滋月長自十而有百自百而千自千而萬覆國亡身遺臭後世由不能收天下之惡而長天下之惡也禹湯受其罪而終不能汙桀紂辭其罪而終不能逃一與一亡邈然遼絕揆厥本原不過差之辭受之間而已吾是以益知其相近雖然大聖大惡相近若此屠酷盜賊翻然為善者尚多有之未聞有既聖而復為惡者何也曰河之險入則死出則生死生之分總跬步人固有階其中而得脫者矣豈有既出而復肯入者哉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六終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七

宋萬弒閔公

莊十二年宋萬殺閔公立于游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蕭叔太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于師殺于游于宋立桓公猛獲奔常南宮萬奔陳宋人請猛獲于衛七人欲勿與石祈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于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果之此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臨之

**主意**公孫述以拘而失馬援之心宋閔公以縱而召宋方之怨皆先鼓舜豪傑之術故也善鼓舜豪傑者必有崇高祖而後可未段引文武周公以至誠待將帥義論愈高拘縱二字是骨子

陞戟警蹕

警蹕天子出入之儀

公孫述之待馬援也

魏置掖隴右以馬援為綏

蜀隗囂使援往觀之援與述同里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陞衛以延援入援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此言公孫述以拘而失豪傑之心岸情迎笑光武之待馬援也以述之庸反取井蛙之識光武之嫚而援委心焉建武四年囂使援奉書洛陽援至引見世祖岸情迎笑曰卿

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謝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戰而後進臣臣今遠未陛下何知非刺客殺入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願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然則樸樸小禮小貌果非所以待豪傑耶結上英真也見東漢本傳

雄豪悍之士英雄有智者磊落軼蕩出於法度之外此等入本不為

君者亦當以度外待之亦不可拘破崖岸削邊幅崖岸者江河之及

兩旁破之削之皆拊背握手以結其情示其親密之情箕踞盛氣以折其驕

示不狗法度之意拊背握手以結其情密之情箕踞盛氣以折其驕

箕踞謂踞坐如其也朝謂譏罵也譁浪戲語

此以消其驕慢之氣嘲諷謔浪以盡其歡也此以尺其歡悅之意

慨歌呼出肺肝相示示其不相疑忌之心然後足以得其死命然後後毫傑肯為被死是非

樂放肆也待豪傑者法當如是也以上是說得豪傑之法不在乎拘

南宮萬之勇聞於諸侯南宮姓萬名宋閔公斬侮之者惟不狗以法

而斬侮之詳見題豈非欲畧去細謹自謂得待豪傑之法耶推原閔公之心必以刀為臺

之士故其然終召萬之怨至於見弑何也設疑問難謂光武以放

待之如此

肆而致宋萬之祖楊暴虎祖楊去衣也必馮婦而後可言有馮婦之力然

禍其故何也

虎馮婦事見孟子虎以喻豪傑怯夫而試馮婦之術怯夫以喻閔公言閔公无駕馭

足以剿虎牙耳怯夫暴虎為虎所食猶閔公侮宋古之嫚侮者莫如

漢高帝引高帝嫚侮高帝之嫚侮豈徒然哉高帝自有駕馭馭馭

以挫黥布隨以王者之供帳隨何說九江王豎布婦浞既至浞王方

七及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皆如浞王居布又大喜過望出浞黥布傳嫚罵以挫趙將隨以千戶之侯

封高祖高祖令周昌遣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上嫚罵曰用不測之

辱如踞洗嫚用不測之息如王者供帳千降霜散於炎蒸之時轟雷

霆於閉蟄之際造語有上言高帝之寇辱豪傑猶炎暑顛倒豪傑莫

知端倪使豪傑之士由其此高帝所以能鼓舞一世也此段發盡主

無之術然右能嫚無鼓舞豪傑之術反拘則為公孫述失馬援縱則

為宋閔公致宋萬之弑以拘縱二何往而不敗哉以拘亡國意

此不足論也又轉若高帝鼓舞豪傑之術其至矣乎相也術必有時

而窮後高帝嫚侮之患卒見於暮年維得豪傑之用亦致諸將此所

以厭拔劍擊柱之爭而俯就叔孫通之儀也高帝初去秦儀法為簡

呼伎劍擊柱叔孫通曰願召高帝豈不欲早用叔孫通之儀哉設問

情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豈不欲早用叔孫通之儀哉設問

用此朝儀不彼見其所謂儀者拘綴苛碎禮文非決非武夫悍得所能

堪武夫悍得樂於放天下未定而遽行之設使早必朱豪傑之心必

於馬接之公孫述之故寧蔑棄禮法而不顧禮文而為簡易殊不知名教之中

自有樂地出晉樂廣傳至豈叔孫輩所能測哉亦未始能知此理采

薇出車東山之詩文武歌采薇以遣將帥歌出車以勞雨雪寒燠

雨雪載塗歲亦真如言螺螄之實倉僕馬衣裳如言僕夫

止春日遲上之類如言僕夫僕馬衣裳如言僕夫

裳衣之類室家婚姻如言僕夫如言僕夫

女語視將帥文武周公之待將帥開心見誠蓋如此比聖人待將帥

也以術初未嘗如陋儒之拘未嘗如叔孫亦不至如後世之縱也亦至

漢高帝之嫚罵高帝明達最易告語言高帝天資明惜乎無以是詩

光武之簡易也但借當時無人以文武曉之周公之詩而曉喻之

息媯過蔡莊十年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

吾媯也止而見之弗實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

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楚滅息入蔡莊十四年

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楚滅息入蔡莊十四年

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

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

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御迹其

猶可撲滅者其子元振萬莊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盡

如蔡哀侯乎子元振萬莊二十八年楚令尹子元欲盡

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

仇讐而於未亡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曰婦人不

忘襲讐我反忘之秋子闞班殺子元莊三十年楚公子元

元以車六百乘伐鄭闞班殺子元莊三十年楚公子元

闞射師諫則執而殺之陳夏徵舒殺靈公宣十年陳靈公

申公闞班遂殺子元陳夏徵舒殺靈公宣十年陳靈公

與孔寧儀行父



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微舒似女對曰亦似君微舒病之  
公出自其厥射而殺之二子奔楚十一年冬楚子為陳夏氏  
故伐陳謂陳人無動將討於少西  
○申公巫臣聘夏姬年楚

氏遂入陳殺夏微舒轅諸栗門  
之討陳夏氏也莊王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不可君召諸侯  
以討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  
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謂也慎罰務去  
之謂也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王乃止

子夏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實難其有不獲死  
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  
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乃止巫臣使道焉曰歸吾聘

六又使自鄭召之王遣夏姬歸巫臣聘諸鄭伯許之及共  
王即位將為陽橋之役使巫臣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  
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郟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

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以夏姬行遂奔  
晉晉人使為刑大夫子反請以重幣錮之王曰止其自為謀  
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

且彼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之  
何勞錮焉  
○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  
重請取於申呂以為賞田王

許之申公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御北  
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子重是以怨  
巫臣子反欲取夏姬巫臣止之遂取以行子反亦  
怨之及共王即位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分其室  
○叔向取

申公巫臣氏  
昭二十八年初叔向欲娶於申公巫臣氏其母  
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  
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子子貉之  
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祿羨於是將必以是大有敗也叔  
向懼不敢取平公強取之生伯石伯石始生子容之母走謂  
諸姑曰長叔似生男姑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是  
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一息媯而產三國之禍一夏姬而合四國之爭甚矣色者禍之首也  
吾嘗攷息媯夏姬之終始憫之未已而有所疑焉疑之未已而有所  
感焉譽女之色者必曰傾城傾國嗚呼此何等不祥語也有士於此

嘗傾人之城嘗傾人之國世必指為不祥之人矣必畏而惡之矣至  
於女則反夸其傾城傾國求之唯恐不及焉在士則為醜名在女則

為美名如息媯夏姬亡人之身亡人之國不可一二數前車覆後車  
隨前舟溺後舟進明知其禍而競逐之彼碌碌者猶不足道也以巫

臣之智叔向之賢亦皆甘心焉此吾之所疑也既而思之意有所重

臣之智叔向之賢亦皆甘心焉此吾之所疑也既而思之意有所重

臣之智叔向之賢亦皆甘心焉此吾之所疑也既而思之意有所重

臣之智叔向之賢亦皆甘心焉此吾之所疑也既而思之意有所重

則愛有所移莫親於身莫厚於族莫大於國一念昏惑醉於聲色之美尚能棄平日之所甚重者猶敝屣况醉於理義之味者乎其見危致命以碣質為枕席以鼎鑊為池沼固無足怪世之求生害仁者特未知為善之味爾此吾之所惑也抑吾又有所深惑者焉申公巫臣諫莊王子反納夏姬而終挾夏姬以出走陽以正義拒之而陰取之其險譎人之所共惡宜子反欲錮之於晉也共王則曰其自謀也則過矣其為吾先君謀也則忠人皆以為險共王獨以為忠何邪共王之心以謂因彼偽言成吾貞善吾蒙其益足矣彼之行詐足以自損吾何預焉在我則益在彼則損哀之可也怨之不可也深味其言廣大寬博凡猜阻忌刻之心冰解凍釋蕩然不留人君誠佩是言以納諫則但采封非何恤下體但薦蘋藻何嫌澗濱吾能納規諫則為君之責塞矣其誠其偽其狂其詐皆諫者之事也非吾事也吾方急於

聽納求免吾之責亦何暇憂人之憂哉雖堯之稽于衆舜之取諸人以為善不能加毫末於此矣噫人心之取捨有大不同者想巫臣之在晉必切笑楚國受吾之欺而夏姬為吾之所得是楚失計而我得計也共王之在楚亦必切笑巫臣能解先君之惑而自不免於惑是巫臣失計而楚得計也巫臣之笑共王之笑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矣考之於傳巫臣以陽橋之役奔晉實共王即位之三年也共王生十年而即位當巫臣之出奔其齒纒十有三耳以十有三齡之童子其發言可為萬代納諫之法非有大過人之資能之乎共王有大過人之資不能克養威權下移雖知巫臣之無罪坐視子反之徒屠戮其族曾莫能制召怨生敵為國大患聰敏之不足恃如此吾未嘗不慨然深感也共王雖不能踐是言然其言實典謨訓誥之所未發聽言者當寶之以為元龜蓋天欲以是寶遺後世借共王之口而發之

耳後世之君蓋亦曰共王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後世謀也則忠

### 鄭厲公殺傅瑕原繁

莊十四年鄭厲公自櫟侵鄭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感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王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主意)傅瑕內叛之罪小原繁中立之罪大內叛之罪皆知之中立者君受其勝已享其利其為如莫大焉

國不亡於外寇而亡於內寇惡不成於有助而成於無助國家之難攻其外而無應於內則攻者亦將窮而自止無宰詔則越不能亡吳

越王勾踐伐吳吳王敗之越王以餘兵五千棲會稽吳王追而圍之越王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請為臣吳王許之胥言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勾踐勾踐欲殺妻子潘寶罍觸戰以死重止勾踐曰吳大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勾踐乃以美女寶

物間獻太宰嚭嚭乃見大夫種於吳王言曰願赦勾踐之罪不幸不赦勾踐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王以服為臣若悔之吳王不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後越卒滅吳見史記

秦不能亡趙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尚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司馬尚欲反趙王乃使趙忽

及齊將顏聚伐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徵捕無鄭譯劉昉則隋不得李牧斬之後三月秦王遂滅趙見史記世家

能亡周北史周天元不豫召劉昉顏之儀入卧內欲屬後事天元帝引堅輔政從之是日帝殂秘不發喪昉譯驕詔以堅總知中外

兵馬事靖帝立以堅為相國進爵為隋王大定元年遜位於隋無裴

樞柳燦則梁不能亡唐昭宗天祐元年朱全忠殺崔胤請帝遷都洛陽帝未及下樓宰相裴樞已得全忠移書促

百官驅士民號泣滿路二年裴樞罷政事初柳燦及弟不四年為宰相時天子左右皆全忠腹心燦曲意爭之同列裴樞皆朝廷宿望意

輕之燦以為憾諸於全忠故罷四年帝禪位於梁

是數國者非其人之內叛人孰能取之故

曰國不亡於外寇而亡於內寇天下未有皆助惡者也為惡者未有

皆得天下之助者也彼為惡者惟欲人皆中立無所偏助如里克之

於驪姬出晉王祥之於司馬見晉王馮道之於五季見五代史陰拱

陰拱

默居坐觀成敗則吾事濟矣故曰惡不成於有助而成於無助是故

禍莫甚於內叛如傳瑕殺鄭子而納厲公姦莫甚於內立如原繁於內外一無二

者之罪孰為大分輕曰中立之罪為大主意深是何也再設內叛之

罪易見答中立之罪難知惟其難知人臣之叛君即讐者此下說內

見即五尺童子皆知疾之人所惡雖所謂讐敵者資之以集事如厲公

就也亦未嘗不賞其功而疑其心也雖賞其叛君即已君且叛之而

况於人乎今日為我所誘而叛君此固同安知他日不為人所誘而

叛我乎此則可吾位未定則借之以成功厲公初用傳吾位既定則

除之以防患厲公入後殺傳此傳瑕叛子儀而納厲公子儀即終不

免於厲公之誅也已上是說傳乃若原繁之自為謀可謂密矣輔說

中立之罪原繁之罪世罕之者自莊公之世用三才章父其時原繁

比歷忽豐儀突之變四人比在公于莊公卒昭公忽立祭仲遂昭公

納昭公高渠邱弒昭公而子豐齊襄公討之殺子豐國四易主

而立子儀子儀立十四年為傳瑕所弒而厲公復入國四易主

儀沈然中立舉無所助原繁之入則事之事之出則捨之視如視君

位如傳舍傳舍釋不置欣戚於其間君入不喜依阿取容優游卒戚

既不為人所愛亦不為人所憎說盡此等人情狀如五固可以獨全

於艱危之時自古之持位保祿者率用此術言不但原雖遇明主亦

未易察其姦也此言中立之罪厲公以私憾殺之怒其不固非其正

殺之不天其或者假手於厲公以大警為臣者歟此意及高謂天以

觀繁對厲公之辭曰苟主社稷國內之民其誰不為臣語發出原繁此

之罪最說着信如是說若果如則苟據君位者皆奉之無所擇如下

他病痛處信如是說繁之說則苟據君位者皆奉之無所擇文所

諸篡借盜讐篡亦君也篡亦君也讐亦君也文意沉着痛

背可事之矣篡亦君也篡亦君也讐亦君也快深得批擊

繫之姦也為奸莫甚於中嗚呼此段人前內論人臣之罪者至叛逆

而極言內叛之然事克則卿受賞事成則不克則烹不成則受誅。此二句左傳所載石乞之

言成敗猶若其半也或卿或烹至於中立者此言中立之罪自謂無

往而不得志得志如下國有存亡君有廢興時有治亂民有安危吾

之爵秩常自如也所謂無往彼何預於我哉彼謂國也君其用心可

謂竅之尤者矣與奸莫甚相應中立如原繁有時而干厲公之誅繁固自謂

志而卒不免於戮則世之取容者果可以長無禍乎所謂天假手於厲公

固表原繁之誅以風中立之士云風刺後世如原

### 王賜號公晉侯玉馬

莊十八年號公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

（主意）謂天以各分寄之君人君不當認為已有而輕以假人以天立說本尚書天秩與禮一語

吏之守幣者以財假人謂之盜將之守邊者以地假人謂之叛財之

在幣者非吏之財也地之在邊者非將之地也財非其財而擅施焉

地非其地而擅棄焉其排抵譴訶也宜哉為官守幣者吏也為國守

邊者將也為天守名分者君也以天立說甚高專財與地得罪於人則專禮

以假人者豈不得罪於天耶天未嘗以名分與人君人君不當認為特寄之

人君俾守之耳一篇主意輿地廣輟之博橫曰廣廣曰輪版籍生齒之繁

版籍民數也自主齒以上皆書於版此言人民之多甲兵卒乘之雄步曰卒車曰乘象犀金縢

之富皆君之有二者皆人君所得有獨名分者非君之有也天未嘗與君故天以四海

九州全付人君惟各於各分何耶蓋分者四海九州之所自立人之

所輕天之所重也周惠王不知天之所重誤視名分為已物入本題事輕

以假人惟誤親為已有而不甚惜當號公晉侯之來朝先是周僖王

沃武公為晉侯至此年惠王新即位惠王謂公侯相去一間耳賜賚

之際有所厚薄吾心慊然於是等其玉與馬之數皆賜玉五穀馬三匹不為之

隆殺不以公侯異爵而為隆殺殊不知天秩有禮出書臯陶謨主多多寡寡不可

亂也因分之尊卑為數之自然假天之秩以為私惠誤視為私物外何以繼天而

子元元乎人心無厭准禮可以限制侯而可假公之禮如晉侯與魏公同受賜是侯假公之

禮則公亦思假王之禮勢必至此惠王既假晉以公禮矣賜公侯後

數十年周襄王時而晉文有請隧之舉抵地通果欲假王之禮天子壘禮

以下皆懸棺而突今晉文請隧欲假王之禮也非惠王啓其僭心晉文遽敢爾耶惠公許以

於僭王剥廬則及床剥床則及膚庶人而僭士禮是僭大夫之漸也

士而僭大夫禮是僭諸侯之漸也大夫而僭諸侯禮是僭天子之漸

也聖人欲上全天子之尊欲全至必先下謹士庶人之分必自正至

守其下所以衛其上也謹守士庶人之分况公侯之近且貴乎於公侯

子為近可吾觀儒者之議禮立結尾每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言儒

禮織非特較公侯璧馬之多寡也照本如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

三重席坐席此出所爭者纒再重耳此言爭於天子之堂九尺諸侯

之堂七尺出處所爭者纒二尺耳此言爭於由庸人而觀庸常也猶

而天子諸侯之分臣尊豈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言尊卑席

細何儒者之迂耶設疑謂議禮大堤雲橫託此譬喻以解釋上意堤

屹如山嶽雲橫以言堤之高其視尺寸之土若不能為堤之損益也

尺寸之土以喻再重一尺之類言有之不然水潦暴至兩水漲勢與堤

平水勢之高漸苟猶有尺寸之土未沒此時而可見尺寸則瀕水之

人可恃無恐恃尺寸之土當是時有萬生靈之命係於尺寸之土焉

極言其尺寸之土可以遏昏墊之害昏墊謂民昏尺寸之禮可以遏

僭亂之源僭亂謂始於僭禮終成篡奪之亂也然則儒者力爭於

毫釐尺寸之間非迂也詐儒者迂闊勢也

原莊公逆王后于陳

莊十八年號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媯歸于京師實惠後○蘇公奉子頹莊十九

姚嬖于莊王生子類子類有寵為國為之師及惠王即位取  
 為國之圃以為園邊伯之宮近於王宮王取之王奪于禽祝  
 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之秩故為國邊伯石速詹父子禽祝  
 跪作亂因蘇氏秋五大夫奉子類以代王不克出奔溫蘇子  
 奉子類以奔衛衛帥○王處檠遂以王歸王處王樂王子類  
 燕師伐周冬立子類○王處檠遂以王歸王處王樂王子類  
 享五大夫樂及備舞鄭伯聞之見魏叔曰寡人聞之哀樂失  
 時殃咎必至今王子類歌舞不倦樂禍也夫司寇行戮君為  
 之不舉而况敢樂禍乎奸王之位禍孰大焉臨禍○鄭伯魏  
 七憂憂必及之盍納王乎魏公曰寡人之頭也○鄭伯魏  
**公納王**莊二十一年春晉命于弭夏同伐王城鄭伯將王自  
 王于闕西辟樂備王與之武公之畧自虎○會于首止信五  
 牢以東原伯曰鄭伯效尤其將自有咎○會于首止信五  
 于首止會王太○惠王崩信七年冬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太  
 子鄭謀寧周也○惠王崩信七年冬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太  
 齊○盟于洮信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  
 勇曹伯陳世子欵盟于洮洮左氏之謀王室也  
**○王子帶召戎**信十一年夏揚拒泉皋伊維之戎周伐京師  
 入王城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  
 救周秋晉侯○王子帶奔齊信十二年王子帶以戎難故討○仲  
 平戎于王○王子帶奔齊信十二年王子帶以戎難故討○仲  
**孫湫言王子帶**信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  
 子帶事畢不與王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

怠其十年乎不○滑人叛信二十年滑人叛鄭而服於衛  
 十年王弗召也○滑人叛信二十年滑人叛鄭而服於衛  
**○富辰請召王子帶**信二十二年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  
 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襄王以狄伐鄭以狄女  
 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襄王以狄伐鄭以狄女  
**為后大叔以狄師攻王王使告難**信二十四年鄭之入滑也  
 公子士洩堵俞弥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  
 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厲焉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  
 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富辰諫王聽使類叔出  
 狄師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王又  
 弗聽其昭公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類叔挑子曰我實使狄狄  
 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王曰先右其  
 謂我何寧使諸侯圖之王出適鄭處于汜大叔以隗氏居于  
 溫冬王使來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  
 鄭地犯敢告叔父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晉侯  
 奔間官守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侯左馭父告于秦○晉侯  
**納王**信二十五年春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  
 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  
 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吉晉侯辭秦師而下三  
 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溫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於  
 王城取大叔于溫殺之于隈城  
 戊午晉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

言世相言東漢 卷之七  
天下之事遠近隱顯之所在初未嘗有定名古非遠也今非近也古  
之事非隱也今之事非顯也惟吾心之所見如何耳今之所謂甚近  
而易見者莫如身之所親歷也惠王身被子類篡奪之禍而復寵子  
帶鄭伯身見子類徧舞之僭而復奏備樂襄王身輕子帶召戎之變  
而復親戎狄身遇之而復身陷之何耶人心蔽於此者怠於彼惠王  
蔽於愛故雖近被篡奪之害已如異世而忘之矣鄭伯蔽於侈故雖  
近見徧舞之僭已如異世而忘之矣襄王蔽於忿故雖近經召戎之  
變已如異世而忘之矣是三君者心一有所蔽雖耳目之所親接者  
視之惘然如異世事况欲責紂使鑒數百年前之桀責幽厲使鑒數  
百年前之紂難矣哉故嘗論之心有所蔽則以今為古心無所蔽則  
以古為今是何也心有蔽則觸情縱欲彙在前而不見戮在後而不  
知身所親歷曾未踰時若醉若夢視之猶太古鴻荒之世不復省錄

此以今為古也惠襄鄭伯之類是也心無所蔽則六通四闢合千載  
為一朝合萬代為一世與古聖賢更相授受更相酬酢於無聲無臭  
之中而同無間此以古為今也舜文若合符節之類是也以古為今  
以今為古特在吾心之通與蔽耳曷嘗有定名哉嗚呼人心不可有  
所蔽也處當世之事而蔽於私情則雖易見之禍有不能見焉論異  
世之事而蔽於陳迹則雖易見之理有不能見焉惠襄鄭伯既蔽於  
私情而不能見其禍矣後世論之亦未免蔽於陳迹也自其迹觀之  
則鄭伯首唱納惠王者號公從鄭伯而納惠王者鄭功大而惠王反  
薄之號功小而惠王反厚之世皆疑惠王待鄭之薄也襄王以狄伐  
鄭富辰固諫之襄王召子帶富辰實導之能見狄之禍而不見子帶  
之禍世皆悔富辰導子帶之失也惠王失位於齊威伯諸侯之時襄  
王失位於晉文伯諸侯之時納襄王者在晉而納惠王者不在齊世



皆咎齊威之納王綏也揆之以理則惠王之待鄭薄本無可疑富辰之召子帶本無可悔齊威之綏於納王本無可咎是豈有難見之理哉兩人交訟其行賂多出於理之曲者蓋恃直則不必賂也鄭恃功之大而守其常號謙功之小而獻其諂功已往而易忘諂方至而易感此惠王之所以厚號而薄鄭歟劉文静裴寂俱唐室功臣然首建大義皆文静之謀非寂敢望也高祖厚寂而薄文静者文静以其功寂以其諂耳見唐史本紀人情豈相遠哉故曰惠王之待鄭薄本無可疑兄弟當親戎狄當踈子帶之不可絕政如戎之不可通也富辰教襄王親其所親踈其所踈本無二說使襄王納其諫而不與狄通則子帶何自而成其惡乎苟與狄通雖無子帶猶不免於亂也自古與戎狄共功者未有不為其反噬唐之回紇回紇本匈奴高車部也安祿山反肅宗籍其兵力復兩京京自是輕功時入寇邊晉之契丹五代晉高祖以河東節度使假契丹援舉兵

而臣事之出帝即位不肯稱臣於契丹大怒遣使責讓後大舉入寇出帝北遷始借其力終罹其患彼二國者亦豈有子帶之釁乎且之邪為襄王者當以與狄通為悔不當以召子帶為悔也故曰富辰之召子帶本無可悔天子猶父也諸侯猶子也父有難一子居近而能救之為諸子幸其父之免足矣何必競其功耶齊威伯天下鄭號納王而齊威未嘗爭其功當是時風俗猶厚也及襄王之出晉與秦俱欲納王晉文辭秦師而獨擅其功必傳記十犯之言曰君盍納王若不納秦將納之則失周矣何以求諸侯是猶一子欲專救父之名拒諸子使不得前其心不在於父而在於名安得為孝乎吁亦薄矣然則齊威晉文孰為咎耶故曰齊威之綏於納王本無可咎後世之論疑其所不當疑悔其所不當悔咎其所不當咎

嚮拳兵諫

若十九年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刎也楚人以為大閭謂之矣諫而自納於刑猶不忘納君於善

入臣諫君不患君之未從而患諫之未善鬻拳不求之已而求之君所以至於臨君以兵也

古今以人君拒諫為憂吾以為未知所憂也有人君之惡者拒諫居其最置是而不憂將何憂曰君之拒諫可憂而非人臣之所當憂也君臣同體君陷於惡臣不為之憂將誰憂曰君有臣之憂臣有臣之憂未聞舍之憂而憂人之憂者也人臣之憂在於諫之未善不在於君之未從此兩句立諫之道難矣哉就諫之未善誠之不至未善也誠謂忱實懇切理之不明未善也陳義理辭之不達未善也氣平則言行之不足以重於君未善也平日操履無玷以取信於君未善也平日議論不欺然後取信於君此坐以待旦夜以繼日其所憂者惟恐吾未盡諫之道照起語諫之未善亦何暇憂其君之

從與拒乎照起語不在君之未從不憂術之未精而徒憂病之難治引醫為喻

天下之拙醫也拙醫以喻不善諫者不憂筭之不多而徒憂敵之難勝引將為喻

天下之庸將也庸將以喻不善諫者臣之納諫者苟尤君而不尤已反說尤責君不從不善

責已諫未善不導君而使自從徒欲強君而使必從導謂開導以義理強謂勉強以辭

其流弊終至於鬻拳脇君而後止耳引入本題鬻拳豈欲脇君哉謂臨之

推原鬻拳本心告而不聽故出於強謂強諫強而不聽故出於脇謂臨之君愈不聽而愈求之於君不能反已以曾不知反吾納諫之道蓋歟不

盡歟鬻拳之失諫吾職也聽吾職也說出職字又新吾未能盡其職諫之未善是未

盡其職乃欲越其職以必君之聽其可乎強君之從祭在人饗在神引

祭祀諫在臣猶人聽在君猶君有孔子而魯不治者引孔子孟事在

孔子而聽在魯侯也孔子善諫而魯侯不善又故魯不有孟子而齊

不治者諫在孟子而聽在齊王也孟子善諫而齊王不善聽故齊不

孔孟急於救世豈在鬻拳下乎此一轉然寧坐視齊魯之失道終不

肯強齊魯之君者不肯如鬻拳之強諫盡臣之職而不敢越臣之職也盡臣職以善至

必君之稱也諫不越臣職鬻拳之事君其視孔孟未能萬分之一尚木及萬而

遷欲脇君乎孔孟不敢而鬻拳敢為之鬻拳臨楚子以兵及其拒楚子不納也懼

不納其諫至稱兵幸楚子不以悖耳幸而楚子不治鬻拳悖逆之罪首楚子之不從吾不知

鬻拳何術以繼之乎懼以兵而不從更有何策可施使是時不幸為楚子所誅設使

青具伐君之則陷於逆亂以臣伐君大逆不道其心迹終無以自見於後世矣

後世之人不復知其忠諫之迹謂吾心忠而迹逆心順而迹悖故以別足之心明吾兵諫之迹心迹

謂吾心忠而迹逆應上文則足以明其心之忠以盡其迹之逆後世欲學吾之兵諫盍學吾之別足發明上文不可

意繼之吾之別足不可學則吾之兵諫亦不可學也以見其非聖人之

道欲後世之皆可學孔孟事君之道是已鬻拳之道欲後世之不可學何其與

聖人異耶此等處回斡極精神而先之以稱兵後之以別足非可學

事壞於前而脩於後兵諫之迹已壞故開於前而閉於後隨作隨救

焦然不寧說盡鬻拳之心吾恐聖人之舉事不如是之煩且勞也應前與道

有樞戶有樞道亦然言有會事有會言亦然柁移則舟轉輪運則車行設論進諫者

則不難矣夫豈在於用力耶况君可以力勝乎古之人固有廣厦細

旃之上前王古傳云廣厦之中細旃之上從容片言基治平之原者

言坐而論道之時一言固未嘗動聲色如柁轉舟如輪

裾折檻牽裾新昆諫魏文帝事折檻朱雲已為下策皆出於况動干

戈於君側耶况於鬻拳荀卿儒之陋者也用荀子輔其論諫諍輔拂

音乃曰自能率群臣百吏相與強君鬻拳何異君雖不安不能不

聽強君故不安遂以解國之大患強諫之功如此謂之輔拂之說詳見荀子

即鬻拳之說言荀卿之說與鬻拳一同皆欲以力強其君者也以強之一字匹夫

斷二人之失匹夫

字貫補遺

字貫補遺

所恃以動萬乘者道存焉耳大議論苟欲與之較力反說人臣無道以動其君徒以力而強其是巧者與倚頓較富也倚頓古之富人巧者以喻匹夫倚頓以喻人君危矣哉故有以忠諫而君者忠諫而彼設者

### 陳敬仲辭鄉飲威公酒

莊二十二年陳公子完奔齊齊侯使敬仲為鄉辭曰羈旅之臣幸君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馳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謫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

人之嗜進而不知止未有不由子孫累者一身之奉易足也一身之求易供也其所以嗜進而不知止者特欲為子孫無窮之計耳吾身不能常存主眷不能常保身未沒眷未衰之時厚集權寵以遺後之人一失此機子孫將何所庇乎此所以爵愈高而心愈躁祿愈豐而心愈貪也陳氏之在齊其子孫莫強焉竊意敬仲入齊之始其所

以遺子孫者必甚厚友覆考之則大不然人皆求權位以遺子孫齊威公使之為卿位既高矣而敬仲辭之人皆結眷寵以遺子孫齊威公飲其家至欲繼之以燭寵亦深矣而敬仲又辭之敬仲雖安於恬退曷不少享齊公之美意以為子孫之託耶嗚呼是乃敬仲深託其子孫於齊也人之所以多求位與寵者不過欲子孫用之不盡耳抑不知吾盡取其位安得餘位以遺子孫乎吾盡取其寵安得餘寵以遺子孫乎敬仲所以不處齊卿之位者恐其位之盡也不當夜宴之寵者恐其寵之盡也齊敬仲每有不盡之恨故其子孫亦每有不盡之澤是辭一鄉之秩而開一世之基辭一夕之宴而得數百年之眷深矣哉敬仲託其子孫於齊也至於田和席敬仲之業既滿而溢篡竊齊國六七傳而遂亡以損而興以滿而滅豈非盈者天地鬼神之所共惡耶君子之立朝使君有慊心則可使君有厭心則不可樂歲

之肉如蘆函歲之蘆如肉富家之帛如布貧家之布如帛貴生於不  
 足而賤生於既不足也勢盈位極為君所厭身且不保而况子孫乎  
 宋劉湛之事文帝其始帝與語視日早晚惟恐其去其後亦視日早  
 晚惟恐其不去文帝既厭湛而湛獨寵冒宜其不免於誅也見南史  
劉湛傳  
 使湛當文帝惟恐其去之時翻然引去則文帝之與湛常有無窮之  
 思是知愛極則移高極則危由古至今用過其量見險不止未有能  
 全者也用過其量者固召釁而集禍矣彼人與位相稱者其可以無  
 慮歟曰亦未可以安枕而卧也謝安之隱東山也晉國慕之惟恐其  
 不起也及其既出高崧謂之曰卿高卧東山諸人每言安石不肯出  
 將如之何蒼生今將如卿何安有愧色見晉謝  
安傳蓋天下望安之出  
 久矣一旦為蒼生而起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不獲者求得今之責  
 我者皆昔之慕我者也未出則為人所慕既出則為人所責未出則

人恐失我之賢既出則我恐失人之望憂樂勞逸豈可同日而語耶  
 然則用過其量者固為不可語人與位相稱者亦未易處也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七 終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八

懿氏卜妻敬仲

莊二十二年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為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生敬仲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玉斝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晉侯賜畢萬魏閔元年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風御我畢方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風取賜畢萬魏以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萬盈數也魏大名也以是始賞天塔之矣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名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衆初畢萬筮仕於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吉也固比入吉孰大焉其必蕃昌震為上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射不易合而能

○成季將生固安而殺公之卦也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

威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

閔二年成季之將生也桓公使卜楚丘之父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

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

○秦伯下伐晉 僖十五年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

○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 僖十五年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歸妹之睽史蘇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

○梁嬴孕過期卜招父卜之 僖十七年惠公之在魯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

○晉侯卜納王 僖二十五年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言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使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也對曰周禮

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之睽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享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膏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

○齊侯戒師期而有疾 文十八年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尚無及期惠伯令龜卜楚丘占之曰齊侯不及

○晉楚遇於鄆陵晉侯筮之吉 成十六年晉侯伐鄭晉師濟河遇楚王鄆陵公筮之史曰吉其卦遇復曰

○施氏卜宰 成十七年施氏卜宰匡句須吉施氏之宰有室成十七年施氏卜宰匡句須邑使為宰以讓鮑國而致邑焉孝

○穆姜薨于東宮 襄九年穆姜薨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隨其出也君必速出

姜曰亡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元咎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今我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而有不可謂無咎

○宋公享晉侯 襄十年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乎必死於此

侯宋魯於是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晉侯懼而退入于考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林見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荀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晉侯有聞

皇耳侵衛孫文子卜追之襄十年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

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征而喪其雄姜氏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則獲鄭皇耳于大丘

崔子卜妻齊崇公之妻襄二十五年齊崇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偃臣崔武子崇公死偃御

武子以弔焉見崇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

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發也何

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崔子因是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弑之

盧蒲葵王何卜攻慶氏或卜攻讐敢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

田于萊陳無宇從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乃使歸慶嗣聞之曰禍

將作矣謂子家速歸禍作必於嘗歸猶可及也子家弗聽十一月乙亥嘗于太公之廟慶舍蒞事盧蒲葵王何執寢戈慶

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圍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樂高陳鮑之徒介慶

氏之甲子尾抽柄擊桑盧蒲葵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解其左有猶後廟柄動於蹙以俎壺殺殺人而後死遂殺慶

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群臣為君故也晉侯有疾問崇於子產昭元年晉侯有疾鄭伯使公孫

僑如晉聘且問疾叔向問焉曰寡君之疾病卜人曰實沈臺駘為崇史莫之知敢問此何神也子產曰昔高辛氏有二子

伯翳閔伯季曰實沈居於曠林不相能也曰尋干戈以相征討后帝城遷閔伯於商立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

沈于大夏主參居人是以前事夏商其季世曰唐叔虞當武王邑姜方震大叔夢帝謂已余命而子曰虞將與之唐厲諸

參而蕃育其子孫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及成王滅唐而封太叔焉故參為晉星由是觀之則實沈參神也昔

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為玄冥師生允格稟胎臺胎能業其官宣分洮障大澤以處太原帝用嘉之封諸汾川沈沈必尊黃實

守其祀今進主汾而滅之矣由是觀之則臺駘汾神也抑此二者不及君身山川之神則水旱厲疫之災於是乎榮之日

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榮之若君身則亦出入飲食哀樂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為焉云云叔何

曰善哉昭末之穆子之生莊叔筮之昭五年初穆子之生也莊叔以周易筮之

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諷人入其名曰牛卒以餒死明夷日也日之數十故有十時亦當十位自王已下其二為公其三為卿日上其中食日為二旦日為三明夷之謙明而未融其當且乎故曰為子祀日之謙常



鳥故曰明夷于飛明而未融故曰垂其翼象日之動故曰君子于行當三在旦故曰三日不食離火也艮山也離為火火焚山山敗於人為言敗言為諛故曰有攸往主人有言言必諛也純離為牛世亂諛勝將適離故曰其名曰牛謙不足飛不翔垂不峻翼不廣故曰其為

襄公夫人姜氏無子嬖人嬀始生孟縶孔成子夢康叔謂已立元史朝亦夢康叔謂已余將命而子苟與孔烝罔相元史朝見成子告之夢夢勝晉韓宣子聘于諸侯之歲罔始生子名之曰兵孟縶之足不良弱行孔成子以周易筮之曰元尚享衛國主其社稷遇屯又曰余尚立縶尚克嘉之遇屯之比以示史朝史朝曰元享又何疑焉成子曰非長之謂乎對曰

康叔名之可謂長矣孟非人也將不列於宗不可謂長且其繇曰利建侯嗣吉何建建非嗣也二卦皆云子其建之康叔命之二卦告之筮襲於夢武王所用弗從何為弱足者君侯主社稷臨祭祀奉民人事鬼神從會朝又焉得居各以折利不亦可乎故孔

成子立靈公 ○南蒯將叛枚筮之示子服惠伯 昭十二年 而位我以南蒯南蒯謂子仲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于更氏愆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南蒯之將叛也其卿人或知之過之而歎且言曰恤恤乎秋乎彼乎深恩而淺謀述身而遠志家臣而君圖有人矣哉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曰即欲

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常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強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羨能黃上羨為元下羨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 ○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僕句以下 昭二十五年 臧會竊其寶龜僕句以下為信與階借吉臧氏老將如晉問會請往昭伯問家故盡對及內子與母弟叔孫則不對再三問不對歸及郊會逆問又如初至次於外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逆奔邱邱魴假使為賈正焉計於季氏臧氏使五人以戈楮伏諸桐汝之間會出逐之反奔執諸季氏中門之外平子怒曰何故以兵入吾門拘臧氏老季臧有惡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會 ○晉趙鞅卜救鄭 哀九年 晉趙鞅卜救鄭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與兵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水名也子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商曰是謂如川之滿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則不吉不知其他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言不可與也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甥舅也社祿也若帝乙之元子歸妹而有言祿 ○楚卜子良為令尹 哀十七年 楚公孫朝我安得吉焉乃止

我安得吉焉乃止 ○楚卜子良為令尹 哀十七年 楚公孫朝

故卜子良以為令尹沈尹朱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巴人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他日收卜子國而使為令尹也

伐楚楚卜帥也觀瞻日如志故命之及巴師至將卜帥王曰寧如志何卜焉使帥師而行請承王曰寢尹工尹勤先君者也三月楚公孫寧吾由于遠固敗巴師于鄢故封子國於柟君子曰惠王知古夏書曰官占惟能敬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

主意以心立說謂吉凶禍福皆出於心後出不求於心而泥於卜筮故術愈詳而驗愈疎

物莫不有先先吉凶禍福皆有礎先雨而潤礎柱下之石也天鍾先霽

而清天欲晴而灰先律而飛古人置度灰於十二律之端以蟻先濤而徙水濤將降則鳶先風而翔風將作則陰

陽之氣渾淪旁薄於覆載之間天地之間升降飛揚之所為者而一物之微先

見其幾如蟻如蟻如蟻之類先見陰陽之幾者也如鍾如灰如為之

呂今專言律為陽可乎答曰律呂固有陰陽然陽動陰靜氣動則屬

曰陽陷於陰不得出則為陰所累而為兩坎之象也陰在內陽不得

人則周旋不合而為風巽之象也以卦言之則次陽而巽陰以氣言

之則坎陰盛也如券契符鑰無毫釐之差物見其幾而陰陽何也設問

如通天地一氣同流而無間者也各言氣類相感召召自然而然也

何也答曰以對待言之則陰陽二氣也以流行言之則陰生陽上生

陰無間可容息一氣而已又天地間惟有一氣息則為陽消則為陰

也一物且然而况聖人備萬物於我就微物引上聖人不費力上下

四方之字古往今來之宙天地間謂之宇宙上下四方聚散滲舒吉凶

哀樂此以萬猶疾痛癢之於吾身觸之即覺干之即知以萬物皆

也清明在躬清明之氣不志氣如神此吾心寂然嗜慾將至嗜慾謂

物有開必先天地間事事物物皆有開先之兆中庸曰至誠必有妖

遂通之時也清明在躬以下四句見孔子問居篇仰而觀之在天象不熒光德星熒惑火星揜搶

狂矢二者皆皆吾心之發見也在天象不俯而視之在地形醴泉瑞石祥瑞

川沸木鳴災亦吾心之發見也在地理不玩而占之龜為卜方功義考此著筮也著冒四十

此龜下也周禮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老此著筮也著冒四十九功揲得九是為

老陽於爻為重已劫得六是為老陰於爻為交又劫得七是為少陽於爻為單二劫得八是為少陰於爻為拆二士九為奇六八為耦亦吾心之發見也在心外未灼之前以灼龜三兆已具周禮太一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未揲之前以揲三易已彰同上掌三易之法一曰連

龜既灼矣已著既揲矣已是兆之吉乃吾心之吉兆以言是易之變乃吾心之變易以筮言心問心答心扣心酌名為龜卜實為心卜名為著筮實為心筮水中之天即水上之天也鑑中之面即鑑外之面也著龜之心即聖人之心也天天相對面面相臨心心相應混融交徹混然無際聖人先知與十筮合敗甲朽株云乎哉敗甲謂龜朽株謂著言聖人不况卜筮也故曰聖人不煩卜筮出禮記引此以斷上意在聖人觀之發明聖人之心拂龜布著已為煩矣承上文煩

况區區推步揣摩之煩耶此句包一篇大意後世無聖人之先而卜筮之理卜筮聖人所創不可全取故下文畧舉數事以見聖人不廢卜筮之意嘗見於大舜之訓矣曰卜不習吉而已見書大禹謨篇習重習也言卜不再吉也易曰初筮吉再三瀆卜則不吉一吉之外

無他語也發明主意又嘗見於神禹之疇矣天錫禹洪範九疇曰龜從筮從而已見洪範篇一從之外無他語也發明主意又嘗見於武王之誓矣曰朕夢

協朕卜而已見秦誓篇謂卜之得吉與夢相合也一協之外無他語也發明主意又嘗見於周公之誥矣曰卜澗水東澶水西惟洛食而已見洛誥篇周公卜建都于洛其地在澗澶

三水之間推洛食者謂得吉兆許逢於洛也食謂墨兆之食也一食之外無他語也發明主意○上皆言聖人無推步揣摩之煩與後世不同至於後世始求吉凶於心外傳說後世卜筮以心愈疑而說愈鑿說愈鑿而驗愈疎說之穿鑿驗之疎畧皆由求附

之以瞽史之習瞽無目者附謂會也雜之以巫覡之妄覡音微女曰巫男曰覡則近於妖矣千蹊百徑言推步揣摩不一其術度幾一中僥倖後來吉凶之或驗失之於心而

求之於事病根正殆見心勞而日拙矣說鑿故勞驗疎故拙左氏之所載是也本題出處條目或曰左氏所載卜筮之事巧發奇中動心駭目設或

難謂左氏所載卜筮之事或預言吉凶於數十年前其其驗若此應可謂巧發奇中動人之目矣而何以謂之疎

其驗若此

其驗若此

其驗若此

其驗若此

矣其踈曰左氏起隱迄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春秋起魯隱公終於哀公凡二百四十二年

年若天子若諸侯若卿大夫若士庶人竊意其卜筮之數約而計之

猶不啻數萬也左氏載其驗於書者總數十事耳卜筮之驗不過左氏所載數十事而

止是數十事者聚於左氏之書則多散於二百四十二年則希闊寂

寥絕無而僅有也此說當理極新得到乃若誕謾無驗不傳於時不錄於書者

吾不知其幾萬矣謂左氏於二百四十二年間取其有驗者而載之其不驗者必多皆不載也此等所在謂之以無為

有最作文高爽安得不謂之踈耶就左氏之所載彼善於此者謂猶近理者

於此則如穆姜荀瑩子服惠伯之屬謂彼善於此者猶度幾焉謂近

於理○穆姜魯宣公夫人也義於叔孫僑如欲廢成公不克被放於

陳宮始往而筮之遇良之隨下史欲悅穆姜乃妄對曰隨其出也君

必速出穆姜答曰不然乃歷陳周易隨元亨利貞無咎之義因言已

之謬亂不足以當此甘之義曰必死於此弗得出矣此穆姜之論為

近理也○荀瑩曰晉之大夫也從晉悼公在宋宋公享晉侯欲用桑

林之樂荀瑩辭宋公不可卒用之晉侯因是得疾疾之曰桑林見荀

偃士句請禱於宋荀瑩不可但言我辭禮而彼用之假使桑林而見

鬼神不當加禍於我也晉侯之疾亦廖此荀瑩之論為近理也○子

服惠伯者魯大夫也季平子之家臣南蒯欲叛季氏筮之遇坤之此

其爻辭曰黃裳元吉南蒯以為大吉也示子服惠伯惠伯曰忠信之

事則可不然必敗且為解釋黃裳元吉三德之於此惠伯之論為近理也

是雖未足少議聖人之卜筮之

辨禹武王周然類能信其心之所安而不奪於瞽史之說如穆姜不

公固為有間然類能信其心之所安而不奪於瞽史之說謂得出荀

瑩不禱桑林惠伯以為忠信之事則可是已近之矣近於聖人不信瞽史是真信著龜者

也信吾心是心之外豈復有所謂著龜者耶收照桑林之見妄也

見上文荀瑩注桑林安僂佻之應僭也僂佻龜名也初臧會竊臧氏

能見於卜筮故以見妄僂佻之寶龜僂佻句以卜之云信與

僭孰吉卜曰僭吉其後魯昭公出奔臧昭伯從臺駘實沈之祭妖也

春秋起魯隱公終於哀公凡二百四十二年

卜筮之驗不過左氏所載數十事而

謂猶近理者

謂彼善於此者

謂近

謂猶近理者

謂近

謂近

謂近

謂近

謂近

謂近

謂近

謂近

謂近

謂近

謂近

謂近

謂近

謂近

謂近

謂近

謂近

謂近

謂近

謂近

影亦偃者曲而僿者跛偃亦曲也僿亦跛也其形偃者其影跛其形僿者其影曲夫豈影之罪哉  
形實使然也則所謂為妄為僿為妖者亦豈著龜之罪哉

### 曹劌諫觀社

莊二十三年夏公如濟觀社非禮也曹劌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  
(主意)謂史官直書時事其扶持公議之功甚大

百人醉而一人醒猶可以止眾狂百禮廢而一禮存猶可以推舊典

春秋之時王綱解紐綱網之繩也言王者周官三百六十禮以六卿

法天地四時其屬皆六十總為三百六十咸曠其職至春秋時官其官者不惟史官僅不

失其守耳社預左傳序云周禮有史官諸侯亦各有國史此言春秋時惟史官僅能不廢其職曹劌諫魯莊公

觀社之辭曰君舉必書人君凡有舉動則史官直書之書而不法如觀社之類舉動

可以為法後嗣何觀使後世子孫何所觀仰乎當是時人君之言動史官未有不書者

也見得惟史官不失其職為君者視以為當然而不怒君不怒史官之直筆為史者視以

為當然而不疑史官不疑其君之怒而直書之此三代之遺也尚有一代之意其後

齊威將列鄭太子華於會管仲曰作而不記非盛德也非盛德者所為也記

姦之會君盟贅矣信七仲之言則是也然味其言已開作而不記之

端視曹劌之言已不同倪曹劌之時風俗已少變矣又其後晉獻齊捷於周周

私犒其使而戒以勿籍成二管仲所謂作而不記者特設此辭以動

威公耳未嘗直使史官之不記也今周王既犯禮而復使之勿籍何

其無忌憚也然一時之史官轉說世守其職不以世變而轉移其所守公議雖廢

於上而猶明於下公議是一篇骨子此後極以崔杼之弑齊君襄公

五年齊崔杼弑莊公史官直書其惡殺三人而書者踵至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

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身可殺而筆不可奪鈇鉞

有弊以身可殺而筆不可奪言威加一國謂崔子能殺其君殺太史二人而莫能增

詳前卷

損汗簡之半辭不能禁太史不書弒之一字古終使君臣之分天高

地下再明於下君尊如天臣卑如地亂臣賊子是果誰之功哉極言

功嗚呼文武周公之澤既竭指春秋仲尼之聖未生孔子以襄公是

數百年間文武周公之前中國所以不淪於夷狄者皆史官扶持之力

也尤史官扶持公議則昧谷餞日之後書堯典和仲尼西曰昧谷寅

後賜谷賓日之前同上義命宅竭夷曰賜谷寅寅出日言此以喻文武周公

晦冥群慝並作愚惡也左傳子家苟無燭以代明夜不可以無燭猶

史則天下之目瞽矣則雖中國與夷狄無異矣春秋之時猶日非有

史官司公議於其間無史官猶則胥戕胥啗亂臣賊子相戕相人之

類已滅其禍必豈能復待仲尼之出乎待得孔子生已無救矣史官

非特有功於仲尼之未出也又轉一意言史使其阿諛畏怯君舉不

書設使人君舉動簡編失實史冊非無所考信後人無所稽則仲尼

雖欲作春以示萬世將何所據乎言孔子後來只據史冊以脩春秋

無車則造父不能御造父固善御車無弓則后羿不能射后羿固善

有弓無城則墨翟不能守墨翟固善守城然雖有城可守墨翟善守

然須有史冊直書然須有車可御大矣哉史官之功也孟子春秋由史書而

晉桓莊之族偏莊二十二年晉桓莊之族偏獻公患之士為曰去富子則群

去○晉士為殺游氏二子莊二十四年晉士為又與群公子

曰可矣不過二○晉士為殺群公子莊二十五年晉士為使

乃城聚而處之冬晉○晉獻公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夷

吾居屈莊二十八年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生秦穆

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姊生卓

也蒲與二張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

場無主則啓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

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  
 伐使淇曰狄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落士不亦宜乎晉侯說  
 之夏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唯  
 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諸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  
 之曰二姬之子在絳二五卒與驪姬諸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  
 五耦。晉侯為太子城曲沃。閔元年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  
 萬為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士為曰太子不  
 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  
 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其。晉  
 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

**侯使太子伐東山** 閔二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  
 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從曰無軍守  
 曰盛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警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  
 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  
 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見  
 臣聞臯落氏將戰君其舍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  
 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  
 以軍旅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晉殺太子申生  
 無懼弗得立脩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之。不吉筮之吉公曰  
 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不如從長弗聽立之生奚齊將立奚  
 齊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歸胙于  
 公公田姬實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大

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  
 其傅杜原款或謂太子子辭君必辭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  
 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  
 太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蓋城新講  
 姬遂請二公子曰皆知。晉使士為築蒲與屈。使士為為二  
 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公子築蒲與屈不真其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為稽首  
 而對曰無喪而感憂必讐焉無戎而滅讐必保焉寇讐之保  
 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讐之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  
 君詩云懷德惟寧宗子惟城君其脩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  
 三年將尋師焉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龍章一國三公吾誰  
 適從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曰君父之命不投乃狗曰  
 披者吾讐也喻垣而走。晉侯使賈華伐屈。使賈華伐屈夷  
 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卻芮曰後出同  
 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晉殺其世子申生孰殺之士為殺之也** 此是主意蓋為原致殺申生  
 禍之由本於士為也

**者實驪姬之譖** 譖申生置士為何與焉 再設士為開其隙 此各語也  
 士為教獻公盡殺群驪姬乘其隙也 乘其隙謂驪姬因人有常言皆

士為教獻公盡殺群驪姬乘其隙也 乘其隙謂驪姬因人有常言皆  
 公子開其殘忍之心驪姬乘其隙也 得行其離間之術

曰子弟子之與第相去一間耳群公子之出於桓莊者晉威叔始封伯莊伯生武公武公生獻公出於威豈他人哉言與獻公至親其尊者固不待言尊行是獻公其卑者猶獻公之從父昆弟也出於威者是獻公之親堂兄弟士為遂獻公之惡逢迎也獻公初患桓莊之族偏未有謀是逢君反覆詭詐陷之於死地詳見本題使獻公屠其宗族昆弟如劉草管劉割也畧無慘怛不忍之意言士為開獻公殘忍之心其於宗族昆弟之間既如此其宗族兄弟何獨難於其子乎惟此心以殺申此所以來驪姬之譖也驪姬所以敢乘對伯夷者不敢論賄賂伯夷遂國而逃至清者也故人不對比干者不敢論阿諛比干古之忠者也故人不敢對之而驪姬雖璧璧謂得言阿諛苟非習見獻公之殘忍亦豈敢一旦遽譖其三子哉驪姬既譖殺申生因譖重耳夷獻公皆知之二子由是皆出奔良由是獻公素來殘忍故驪姬得以肆行譖間彼士為憂申生之不得立閔公元年見本題註憂蒲屈之不可城僖公五年見本題註

日焦然憂晉之禍

似乎忠於晉者

憂之誠是也抑不知造是禍者果誰乎

蓋自造此禍雖憂何益驪姬之譖

下文發明造禍之說驪姬之譖申生即襲吾前日譖富子之術也

士為前日設譖富子之謀事見本題註蒲屈之誠築二城以處重耳夷吾即襲吾前日城聚之術

也蓋緣士為前日設城聚以使我先不唱之彼為得而和之唱之者士為和之者

使我先不先之彼為得而繼之先之者士為繼之者驪姬是故開獻公殘忍之心

者士為也教驪姬離間之術者亦士為也結上文一段意見前申生雖驪姬殺之實則士為殺

也已開則不可復閉已教則不可復悔晉國之禍是欲復開復悔也

授賊以刃而禁其殺人前日開之教之猶授賊以刃世寧有是理耶

雖使一法吏蔽是獄蔽斷也謂原情定罪亦必有士為而從驪姬也殺人之罪

為首者罪重為從者差輕吾嘗攷觀晉國之本末前段已斷士為之罪此段汭其

流而尋其源又知開禍端者非獨士為其所從來遠矣下文詳晉穆侯之二子長則文侯名威叔始別同出於穆侯而

惟晉書注東萊

卷之八

十一



自威叔以來視文侯之子孫不啻寇讐視之不止如寇賊仇讐必鋤其根而奪

其國者威叔莊伯武殺戮文侯子孫至武公卒奪晉國不過欲啓子孫之業耳其意欲奪宗國以傳我之

孫殊不思殺文侯之子孫是殺吾之子孫也斷威莊武公之罪吾私其子而

殺其昆弟文侯之子孫即威莊武公之兄弟也私字是後半篇血脉則吾之子亦私其子而殺其

昆弟矣威莊之子孫即獻公之兄弟也惟威莊以來皆為子而殺文侯之子孫故獻公亦為子而殺威莊之子孫矣吾子

所謂昆弟者乃吾之子也吾始欲私其子而終至於殺其子尚得為

善謀耶然則桓莊之族雖曰獻公殺之其實桓莊殺之也良由獻公

以來殄滅文侯之子孫做獻公亦効尤而為之桓莊親其子而讐昆弟昆弟指文侯之子孫於一族之

中分親與讐以吾子為親其私已甚應前私字及獻公親奚齊而讐申生

不言重耳夷吾者蓋舉其重者言之又於諸子之分親與讐以奚齊為親以申生及諸子為仇可謂私

之私矣其私更甚於桓莊私日勝則心日狹人之私則偏小心日狹則毒日

深其未安得不至此哉當桓莊殄滅文侯子孫之時推原桓莊其心

必謂是害既除則吾子孫可以享無窮之利也殺吾兄弟以私吾子孫豈自料

害其子孫者乃吾子孫耶不料獻公之當獻公滅桓莊子孫之時推原

獻公用心之私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申生可以享無窮之安也殺吾兄弟

申豈自料害申生者乃吾身耶不料後日自所防在外而禍發於內

所防在人而禍發於身禍機在此而不在彼是數君之戕殺其族吾

未嘗不憫其虛受立山之惡而實無錙銖之益也哀哉嗚呼私生於

愛而害愛者莫如私只一私字生出無窮議論謂初愛其子天下未

有私而能愛者也斷獻公以私心獻公始私申生私心初至於盡滅

桓莊之族以除其偏偏害也所以殺兄弟愛之亦至矣初欲以私曾

未閱時未久變於驪姬遷移其愛於奚齊移愛申生之心其為奚齊

而殺申生即為申生而殺桓莊之族者也前日一私心向之愛申生

之心果何所在耶發盡害愛者申生之愛既可移於奚齊則異時變

詳讀補遺東萊

卷之八

十一

寵奚齊之愛亦可私於之他矣亦公雖無此事不惟昔之愛申生者不

可保以移愛於奚齊故也今之愛奚齊者亦未可保也以此心有可愛之人然則狗

私者豈能真有所愛哉應前宋有私而能愛者果出於真承上文移則必不可

移矣愛之真者人心之天理也豈可移哉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莊子假人之

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

也天性之愛如林回之愛赤子乃真愛也豈外物所能移耶所以千金之璧可棄而赤子不可棄

公苟能悟此愛之非真悟其愛之一念之中識天性之愛識天性本

則本根枝葉祖宗吾之本根族屬吾之枝葉與生俱生而不可離同一根本之所生皆性中之真愛者

何憂乎士為雖有士為以不所其謀以滅桓莊之族矣何畏乎驪姬哉雖有驪姬必不信其讒以殺申生矣

莊公丹威宮楹刻其楯使宗婦覲用幣

莊二十三年秋丹楹宮之楹二十四年春刻其楯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先君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乃不可乎秋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

栗棗脩以告愛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莊公問後

季友莊三十二年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父材材問於季友對曰臣以死奉般公曰卿者叔牙曰慶父材材成季使以

君命命信叔待于鍼巫氏使鍼季醜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叔孫氏。叔

牙共仲賊子般莊三十二年八月癸亥公薨于路寢子般即位次于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圍入犖賊

子般于黨氏成閔公請復季友閔元年秋八月公及齊侯盟于落姑請復季友也齊侯許

之使召諸陳公次于郎以共仲賊閔公成季立僖公閔二年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齋賊公于武圍成季以僖公適邾共仲

奔莒乃入立之以賂求共仲于莒莒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

請不許哭而往共仲曰奚斯之聲也乃縊

驕者亂之母也疑者奸之媒也懦者事之賊也弱者盜之招也四者

有一焉皆足以亡其國魯莊閔之際合四者而兼之篡弑之變胡為

而不交作哉至嚴之地宗廟是也至嚴之防男女是也莊公以一哀

姜之故上海宗廟而借其飾下亂男女而紊其幣二者既不足憚則

舉天下無可憚者矣使哀姜來歸之初已傲然視天下舉無足憚宜其淫縱恣睢朋慶父而敗魯國敢於戕殺而不忘也哀姜固死有餘罪導之驕而納之於亂者果誰歟問生於疑未有問所不疑者也子般之當為後奚疑哉莊公疾病反狐疑而徧問後於大夫此所以一問而起二奸也未問之前父沒子繼誰敢干之既問之後慶父叔牙知莊公之意猶未有所定始動其覬覦之心矣慶父叔牙固死有餘罪示人以疑而召奸者果誰歟慶父叔牙一體也季友誅叔牙而置慶父除惡而留其根何耶五王黜武而興唐武三思在其掌握縱而不殺終死其子唐桓彥溫崔元暉張東之袁恕敬暉同誅張昌宗元武三思所害武三思所害為儒之為害如此然五王欲遺中宗自誅之以強主威雖失策猶有說也吾不知季友復何說耶惜曰不忍一朝而尸二昆盍亦宥之以遠竄於裔土則君臣兄弟之間豈不兩全哉一失此幾

及子般之禍奉頭鼠竄之不暇非所謂當斷不斷反受其亂者耶慶父既弑子般凶威日熾閔公還季友以自輔望之者厚矣乃含垢忍耻一無所為意者示弱以有待歟昔之智者外雖示弱而其中實有不可犯也使季友以此全閔公斯可謂之示弱矣今俛首結舌坐待篡弑之至是真弱者耳何名示弱哉閔公幼而知倚季友敬宗昏而知倚裴度見唐史皆不免弑吾未嘗不深悲二君之意而深恨二臣之負其託也二臣將何以見二君於地下耶嗚呼失之驕失之疑其禍於前者莊公也失之懦失之弱成禍於後者季友也總四惡而論之君取其二焉臣取其二焉君臣分受其責可也雖然瑕不掩瑜瑜不掩瑕罪不掩功功不掩罪季友之失則然矣至其立僖公以續魯祀其忠亦不可誣也或曰荀息許獻公以死而終能死僖九年季友許莊公以死而不能死季友其有愧於荀息歟吾以為荀息當愧季友季

友不當愧荀息也荀息雖許獻公以死當奚齊之禍胡為不死耶以有卓子存也向若卓子能定其位則荀息之不死賢於死矣縱死者復生獻公亦豈責荀息之食言耶其所以死於卓子之弒者勢窮理絕不得不殉以身也季友荀於子般閔公之難輕棄其身則僖公不復立慶父不復討周公之廟不復血食矣一身之死一國之亡孰輕孰重耶季友之不死於子般閔公即荀息之不死於奚齊本無異者然荀息所輔者耶季友所輔者正是荀息有愧於季友而季友無愧於荀息也是故以不能全子般閔公責季友則可以不能死子般閔公責季友則不可世儒論人臣之節者至於死而止耳孰知復有大於死者耶

管敬仲言於齊侯曰宴安酖毒不可懷也

閱元戎狄入伐邢管敬仲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宴安酖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

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按邢以從簡書齊人殺邢

注意謂世入死於酖毒者少死於宴安者此此皆是則宴安之為毒無甚於酖也

以言警世者不可為駭世之論此篇亦反難立意之格主意深取管仲之言先反難管仲立論警駭世俗

駭世之論本欲天下之畏而適以起天下之疑有是惡則有是禍吾

恐正言之未足以警動流俗也於是甚言其禍務使可怪可愕以震

耀一時之耳目抑不知聞者駭吾言將退而徐求其實見其禍未至

於是則吾說有時而窮管仲告齊威公之言曰引本題宴安酖毒酖

酒也以鶴鳥羽畫不可懷也言人君不可懷宴安之酖入人之由此

酒人飲之者立死死不旋踵其禍甚速宴安雖敗德宴安雖能

反雖禍豈遽至如是之烈哉豈便有裂肝仲之言知過其實也意者仲有

警世之心應起語以而不免於駭世之病歟應起語不可非也自此

為管仲以吾觀之謂仲恐駭世而未敢盡言其實則有之矣安得反

分解

謂之過其實乎使仲果盡言其實言管仲果極論宴安之禍則世將愈駭矣

見驚駭而不信矣毒之殺人多者深乎抑殺人寡者深乎無愚智無老幼皆

之殺人多者之毒深也世之死於酖者千萬人而一人耳為酖所毒者至少

死於宴安者天下皆是也死於宴安者甚多然則宴安之毒其視酖毒奚啻

十倍耶宴安之毒至慘至酷毒蓋古今無物可譬雖酖不足仲姑就

世之所畏者為譬耳世人但知酖毒可畏故管仲借此以譬之發明管仲未令言其人也地之於車

者行於地莫仁於羊腸羊腸山名其地至險能敗人車而莫不仁於康衢康衢平路也羊

衢以喻宴安水之於舟乘舟者行於水莫仁於瞿唐瞿唐峽名其水至險能弱人舟而莫不仁於

溪澗瞿唐以喻宴安蓋戒險則全羊腸瞿唐之險人皆知戒玩平則

覆也康衢溪澗之平人皆玩忽而覆敗其舟車所以為不仁生於憂勤憂勤所以死於宴安宴安

所以速人之死此二句即孟子所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之意厥理明甚言此理不難曉人所以不知畏者

特習之而不察耳習熟於宴安之樂而不察其禍故不知畏耳端居之暇無事之時嘗試思之

其理試思使吾志衰氣惰者誰歟志衰氣惰則無有為之心使吾功墮業廢者誰歟功

業廢則無可成之事使吾歲月虛棄者誰歟歲月虛棄則雖老而無善可錄使吾草木同腐者

誰歟草木同腐則雖死而無德可稱使吾縱欲志返而流於惡者誰歟縱欲而不知反終為惡人

使吾弛備忘患而陷於禍者誰歟弛備而忘患以陷禍難自棄之

根皆宴安之為也答言六者其葉也是宴安者眾惡之門以門字坐四

以賢入者以愚出賢而宴安化為愚矣以明入者以昏出明而宴安化為昏矣以剛入者

以懦出剛而宴安化為懦矣以潔入者以汚出潔而宴安化為汚矣甚言

滅國小則者則其身大則覆滅其國項背相望古人陷此禍者甚多豈不甚可畏耶甚於酖毒之可畏也

嗚呼世之招禍者禍雖不同同發於宴安未嘗有二毒世之致福者

福雖不同同出於憂勤未嘗有二塗宴安人所愛也憂勤人所憎也

愛其所憎而憎其所愛則幾矣宴安人所趨也憂勤人所避也趨其

所避而避其所趨則幾矣雖然結尾新意君子之耳目鼻口與人無異也

耳欲聲目欲色鼻欲香口欲味其形同則其情亦同其愛憎趨避亦與人無異也苟衆人之所謂宴安者果可樂設使宴安果可樂而無禍則君子先據之矣君子先據之矣君子必先衆人而後安之矣其所以去彼而取此者去宴安取憂勤見衆人之宴安放肆偷惰安於宴安而殃並集得圖樂其心焦然不寧心不得安乎乃憂勤之大者耳言衆人本得憂懼勤勞也君子外雖若憂勤外無一事不勤勞也中有逸樂者存中無一事之自強不息引易乾卦語以引大易語以証君子之逸樂心心廣體胖引大易語以証君子之逸樂心無鬼責無愧胖則心廣矣身常安舒則無人非明不為人非之所非議無鬼責幽不為神之所遣責其安殆若泰山而四維之也言君子享至安而無禍也然則善擇宴安者誰如君子哉此段言衆人圖宴安而得憂勤之大君子本憂勤而享寢寐之實此文故自衆人之宴安言之則當曰宴安耽毒不可懷也自君子之宴安言之則當曰宴安良藥不可忘也藥之與毒曷嘗有定名哉

齊仲孫湫觀政

閔元年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意謂善規人之國者不觀其政而觀其俗魯有哀姜慶父之難綱倫法教所謂周禮者何在哉而仲孫湫斷然以為不棄周禮未可動也蓋仲孫湫之觀魯不觀其在朝之政而觀其在野之俗也

觀政在朝觀政事者必於朝廷觀俗在野觀風俗者必於朝野將觀其政野不如朝將觀其俗朝不如野政之所及者淺俗之所持者深起句平說政俗此便分政俗深淺蓋主意重在風俗故也此善規人之國者規觀也未嘗不先其野而後其朝也規觀其俗後觀其朝之政以見風俗所關甚大也一篇主意在此

入單父之野而見棄魚之俗則已知子賤之政矣必子賤宰三年孔子使巫馬期遠觀政焉入單父界見夜漁者得魚輒舍之鱗吾大夫愛之其小者名為鱮吾大夫欲長之是以得二者輒舍之問宓子何行而得於是孔子曰吾嘗與之言曰若有嚴刑於旁敢誠於此者形乎彼宓子行此術於單父也家語入

中年之野而見馴雉之俗則已知魯恭之政矣後漢魯恭為中牟令

專德化為理建初河南尹袁安疑其不實使仁恕掾肥親往廉之恭

編緣界不入中牟有雉過止其旁傍有童見親曰兕何不捕之兕言

隨行阡陌坐桑下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君之政迹耳今虫不

方以雞親懼然而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

從擾賢耳異也彼所以一見其俗彼謂巫馬遽許二人之賢賤魯恭

不復考察蓋善政未必能移薄俗所以見政之美俗猶足以救惡政見

俗之所自得者深自武而成自成而康周自武王有天下歷三世而商人利口

靡靡之俗未殄康王命畢公曰商俗靡自高而惠自惠而文漢自高

下傳之惠歷三世而秦人借鋤諄語之俗猶存見賈誼文帝書曰秦

帝文帝有德色毋取箕以政而移俗其難如此引此二事謂周漢雖有善漢

氏之東至于威靈其惡極矣然政亂於上而俗清於下姦雄豪猾猶

知畏義未敢遽取焉桓靈之時漢祿已終矣建安之際復延敷十

之祚者非漢之力也實流風遺俗扶持之力也引此二事謂宋晉未

美俗實維持之彼覘國之興亡者不占諸風俗尚誰占耶續入主意引上本

齊仲孫湫來省魯難其反命也齊侯問曰仲孫湫齊大夫魯難取乎

曰不可猶秉周禮秉守也周禮周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

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言魯雖亂而根本鳴

呼仲孫湫之所謂秉周禮者果誰歟問設閔公魯君也閔公方即哀姜

君母也哀姜莊公慶父大臣也慶父拍公之子閔公生逋八年固未

識所謂周禮年幼豈若哀姜則棄位而狡棄大夫之位若慶父則弑

逆之賊弑公凡周禮之大禁舉犯之矣滯亂弑逆觀魯之朝觀政於三

綱淪君臣父子夫婦九法九疇大法指何物以為周禮耶朝而秉

周禮皆無吾是以知仲孫湫之觀魯不觀其政而觀其俗也朝而入魯

自周公伯禽以來伯禽周公之風化浹洽此下言周公伯禽其民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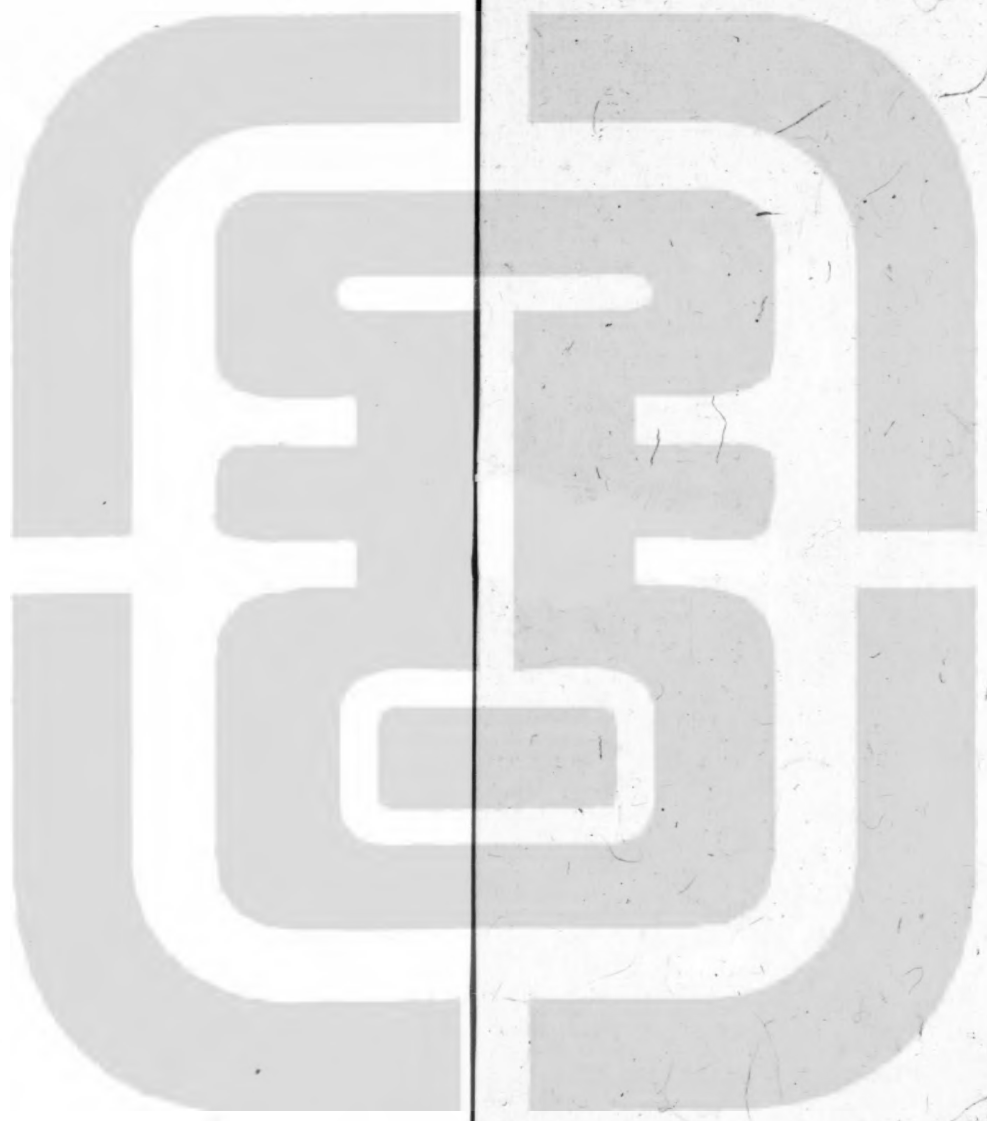
濡目染耳目所濡染心安體習心身所安習無適而非周禮者民俗

無非周禮揭於觀揭周禮於兩歲於府府以周禮於書講於泮宮平持學  
 講者此流於洙泗異時洙泗之所傳者此周禮也被於絃歌聲樂之所奏  
 形於冠服與天冠冕衣服之制無非周禮也郁郁乎其文也郁郁文華之盛洋洋乎其聲也洋洋聲  
 樂之美井井乎其條也條理秩然如雖經哀姜慶父之難慶父朋比  
 逆能易其主而不能易其禮子般可殺而能奪其權而不能奪其俗政柄可移而  
 美俗不可奪舉魯國之俗皆秉周禮言魯人秉其為惡者獨哀姜慶  
 父二三入耳言君臣棄周禮者少寡不勝衆安得而敗乎此所以魯祀既絕而  
 復續哀姜慶父之勢亦已成而復傾也仲孫湫可謂妙於規國矣盡  
 意周公伯禽培其風俗於數百年之前以周出培而效見於數百年  
 之後至閔公之時其規摹遠矣哉歸美周子孫之不能常賢也必有  
 國之不能常安也險危法之不能常善也必有固也必然雖聖人亦  
 未如之何也雖聖人創業垂統是數者既未如之何獨養其禮義之

風俗以遺後人此聖人所使衰亂之時猶可恃之以復振如閔公時  
 焉相四鄰望之而不敢謀如齊效因亂取其慮後世亦深矣憂慮深故  
 世之弊精神於簿書期會後世治國者但視風俗為迂濶者未始善  
 不果足以知此哉言知聖人魯之風俗能存魯於既壞之餘盛矣結  
 之嗣君善責苟魯之嗣君當閒暇無事已成之風俗加以政事因其美俗  
 則其治孰能干之耶其效救已壞之政甚難因已成之俗甚易言美  
 惡以救今風俗尚能救政事之疵言魯之風俗能存而政事反不能因  
 風俗之美言魯之嗣君不能日是風俗不負魯而魯其負風俗也悲  
 夫結語



新刊京本詳增補註東萊先生左氏博議卷之八終



一



一

